

## 疤

我身上有許多記號。

最顯眼的在膝蓋，最隱密的在唇內，最袤廣的，在腹部。

最長的在手背，最圓的在臉頰，最難看的，在手臂。

我還是一個很會長毛的人，私密處除外，大腿小腿也還好，但手臂和額頭就是毛茸茸一片，不只毛，還很長，疤痕長在這樣的地方，很像沼澤深處某個空缺，也很像這島嶼上某塊受污染後從此寸草不生的土地。

長疤的地方比周圍的皮膚白，受傷之後留了白，成爲一個等待填補的缺口，或一個等待答案的問句。

看著這樣一塊組織增生後無法融入原有皮膚的空地，有一些奇異的畫面就出來了，我看見一個小小的孩子正蹲伏在那，低著頭，計較著剛剛的遊戲，其實是攻方贏，守方輸，或怨恨著母親的粗心，或者，反覆咀嚼著自己也不明白的某些想法，最後養出一株懸問句。

有一陣子，我和住家附近的孩童瘋狂愛上「過五關」。不用上學的周末時光，極有默契地自動集合，在頂樓空地、小公園或廟前廣場，先來的人先畫，滿十人就開戰，如何摸到格子裡的人和如何不被走道上的人摸到，是天底下最最重要的一件事，當身體游閃過格子邊緣的手，和腳，趁對方稍不注意讓出縫隙的當下迅速跳往下一格，離過關就更近一點，因此，攻守兩方比速度、比技巧，也比身材，越笨重的人，當然越容易被抓。在一次越過重重阻礙終於跳回原點的遊戲中，爲了避開一隻奔跳過來的冒失狗，我重心不穩踉蹌跌落，右膝沿著略有斜度的水泥地磨行了一段，一股揪心的刺痛也持續了一段，等我坐起身察看，膝上的皮膚已缺了一塊，三條深刻的、像極了刪節號的白色摩擦線很快被冒湧的鮮血淹沒，遊戲被迫中斷，其他孩子遞來用過的衛生紙，爲我胡亂包紮，之後又被母親帶到小藥局清洗傷口、上藥、用乾淨紗布重新包覆，當時年幼，以爲不痛了就沒事了，每天有太多玩樂要忙，等到刺癢難耐想重新處理時已經太晚，灰色紗布和傷口培養出很深的感情，根本難分難捨，我先沖水，將紗布徹底打濕後從邊緣慢慢摳，慢慢拉、撕，最後變成用扯的，母親在浴室外頭喊

呷飯，我在裡頭痛哭大叫：快好了快好了！

最後變成：你不要管我啦！

對於年幼時期某些難以理解的執著，長大後還是覺得莫名奇妙。膝蓋上的疤就是這樣來的。當我心一橫，終於扯下沾黏嚴重的髒紗布時，傷口正用粉嫩嫩還未長滿長熟的新肉對我冷笑，本來急出一身汗的我又涼出一身汗，那次澡，洗得異常艱辛，我把不能碰水的整隻右腳抬上洗手檯掛著，用很怪異的姿勢抹皂沖水，很勉強地完成儀式。

那個像小山丘般隆起的白色疤塊，就這樣留了下來，裡面住了一個迎風跳躍的小孩。

再往上走，不，先跳過肚子那一段，因為範圍太大傷痕太新，餘悸猶存，直接來到手背上那長長的傷痕吧。寄人籬下的歲月裡，我總是很難向人解釋我的家庭成員，叔叔的女兒不是我親姊姊，叔叔不是我爸爸，爺爺和姥姥是姊姊的爺爺姥姥，屬於我的，只有考卷上的分數和獎狀上的名字，連母親也不屬於我。

而姊姊翻過我的日記，所以，連那些我親手寫下的字，也不屬於我。補習班裡那個很像王傑的細瘦男孩，當然不能出現在日記，關在心底壓在夢境深處才安全。有一回，課程結束後，老師讓我們排隊在走廊上準備放學。整間教室是頂樓改建的，大部分的空間都要用來安放桌椅，走道顯得非常狹窄，一個很愛搗蛋很愛惡作劇的男生，拉扯我的辮子，我回瞪一眼，示意他夠了，沒想到他又拉，一邊和後頭幾個討厭的男生一起賊笑著，我氣不過，握緊拳頭轉身要捶下去，沒想到他也突然轉身，我的拳頭被他的臭書包一撞，落點偏斜，手背劃過那破舊書包的邊緣(邊緣上有條擠出邊布縫線正在偷偷笑看人世的鋼絲)，那尖刺立刻在我手上留下一道六公分長的刻痕，而那笨蛋沒被打到，看了我一眼後又繼續和同學唬爛說笑了，那短短的一秒間，我下意識搜尋著王傑的眼神，眼神可以傷人，眼神也可以訴苦，我從很小就知道，而他，在不遠處，也正看著我，於是，我若無其事地回過身，站在隊伍裡向著門口的方向隱忍著，我知道血流下來了，沒有任何人發現，沒有任何張揚。

寄人籬下的日子裡，在大人們整理出可以充當我臥房的空間前，我被迫與叔叔及母親同房，媽媽給我安了一張小床小被在旁邊，但很多事，不是無法張

揚就是不能張揚，比如黑暗中大床上的某些細細瑣瑣。後來再被男生欺負時，我都直接回以暴力，我曾用路隊旗的木桿追打一個扯我便當袋、老是不聽指揮的男生，見一次打一次，他跑我就靜靜地追，打到為止。

路隊旗的木桿很像水餃店的擀麵棍，姊姊家長年經營水餃店，母親白天都在店裡忙，我頂撞她時，她也是拿這個打我。

沿著細長疤痕再往上，是右手臂上蜈蚣一般的紅色土壘，它沒有故事，就是某天手肘上生了一顆疔仔，不痛，也沒有明顯化膿，勉強擠出一些稠液後仍不見改善，拖了一陣子，只好找大醫院裡的皮膚科將它切了，雖是小小手術，但碰上技術不純熟的年輕醫師，結果就很慘，縫合時，我能清楚感受到皮膚被粗線穿過然後扯動、拉行的過程，也就是說，我終於知道當一件衣服或一塊布的感受，或者，我終於知道當一件衣服或一塊布的恐懼，一種在皮開肉綻中運作的粗澀難行，年輕醫師手起手落，他不敢看我，我不敢抬起上身看傷口，他的呼吸聲很清晰，正好呼應冰涼手術床上我的心跳。

一走出診間，我就癱倒在男友的懷裡哭泣。

一場小小的災難，造就一個沒有故事又極醜陋的傷疤，只要一個藏有一對大顎兩對小顎的口器，這草叢裡的蜈蚣就能揚著軀幹部第一對附肢演變而來的毒爪，嘶嘶嘶嘶，百足同步、攫捕獵物。

可是，再往上一點兒，回憶也沒有比較美麗。那時，母親已經看破長期飯票的虛假了(這種票不難取得，卻很可能拿到芭樂票，甚至廢票)，與其這樣空忙一場，到頭來還讓親友鄰居笑話，不如安貧樂道。

我們從那些叔叔家搬回自己的小小四方城，我結束了拖油瓶身分，母親到成衣廠當會計，拿起算盤從頭來過。

我即將升上國三，在一個暑期輔導課結束的下午，全班同學三三兩兩走向操場，操場上即將展開老師們的友誼盃棒球賽，我們都興致勃勃，迎著向晚南風、和煦日頭，笑著聊著，突然，天地間失了鮮艷色彩，灰色雲層重重壓下，血色夕照佈滿天空，詭譎氣氛中彷彿還有一兩聲不祥烏鴉的慘啞，然後，我就中槍了，什麼東西打在我身上，非常結實的，我甚至無法後退幾步消化這股強大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只能微弓著背，我身旁的女同學張大嘴巴，四處尋覓著什麼，沒多久，全班同學都圍了過來，理化老師數學老師也趕了過來，淚水無

聲從眼睛大量冒湧的時刻，我終於明白，自己是被棒球擊中了，同學的表情很怪，連那些功課很好的，也對著我展現憂心，有人往校警室奔跑，有人遞上面紙，和好多好多衛生紙，在唇下聚攏，可是我一點痛覺也沒有了，無法說話無法動作，理化老師的摩托車直接騎上操場，把我載去急診。

隔天上學，同學都說我像阿福，「家有阿福」裡的外星人。因為我的上唇腫起三倍大，其實我在家裡已經冰敷再冰敷了，那段苦追分數想盡辦法擠進升學窄洞的慘綠時光，被棒球打到，成了最鮮明最震撼的一枚印記，隱藏在唇內。久久不曾翻起，沒事也不會去翻起。

再往上，來到臉頰，左眉裡藏著小學五年級時車禍留下的小小傷痕，已經淡得看不清，右臉，還隱約可辨點痣後留下的凹洞，我不知道現在的點痣技術進步到什麼地步了，在我初上小學而母親還很年輕漂亮的歲月，她總是對我臉上的蒼蠅屎痣耿耿於懷，非得除之而後快，終於在一個放學的傍晚，她把我拖進理髮院，裡頭左右對稱地排著幾張理容椅，兩個沒戴聖誕帽也沒穿聖誕衣的聖誕老公公，拱起身，對於我與母親的闖入，狐疑著，理容小姐的剃刀停在半空，母親很快說明來意，老闆娘當下就答應，轉身取來塑膠罐，拿牙籤從裡頭挑出一丁點白色乳狀物，然後俯身，端起我臉，連同自己臉上的香氣與嘴鼻吐納出的氣息，輕輕沾到我臉上，不偏不倚，正好蓋住那顆痣，母親很高興，店裡又恢復方才的忙碌了，理容小姐要客人躺好，再次推動剃刀，歐巴桑執起掃把繼續掃蕩散落各處的鬚與髮。

一轉出理髮店，我開始感覺刺痛，隨後出現劇烈刺癢，母親嚴詞叮嚀不准抓不要碰，要我千萬忍住，任這沒有牙齒的鹼性藥劑腐蝕、啃咬，因為媽媽說這樣才會變漂亮。

一個月後，我的蒼蠅屎痣被嚼得一點不剩，只剩一個圓圓淺穴微微紅著。每次攬鏡自照，我都想拿它來裝水，或白飯。

我身上有許多記號。

最顯眼的在膝蓋，最隱密的在唇內，最袤廣的，在腹部。

最長的在手背，最圓的在臉頰，最難看的，在手臂。

時間一久，其實都淡了，都像遠去的風景，不管是驚鴻一瞥或刻骨銘心，跌得多重或傷得多深，新的紋路與痕跡，漸漸取代舊回憶，刻畫人生最嶄新的遭遇和經歷，好比現在在我軟皺肥肚上、一條條縱向泅泳的肉色吻仔魚，和下腹處一道暗紅刀疤，還能鮮明且飛快地帶我回返產臺上的一切驚險，刀光、血影，但我知道，時間再久，當孩子能背起書包穩當地上下公車時，它們也要淡了，我已不再年輕，忘記許多曾經一路珍藏甚至咬牙發誓一定不忘的某些時光。

希望有那麼一天，當我像老阿嬤一樣，忘記吃藥、忘記沒吃藥，忘記吃飯，或忘記有吃飯，日日穩坐藤椅等待日頭走過月光照過，或月光走過日頭照過，再無法眉飛眼轉記憶並描述種種過往青春時，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孩子，能依著這些記號，重新遇見那個很長時間寄人籬下非常好動又愛美又懷有好多秘密的女孩，能耐著性子對她說說，時代的變遷、眼前的美好。

只好留那小小的孩子湮沒於荒煙蔓草。